

BIJUNCHANG

毕俊昌

## 思母绵绵无尽期

母亲离开人世已45年了。母亲常敬勋1917年生于安徽省寿县保义集，她有两兄两姐，全家靠外祖父教书为生。因家庭贫寒，母亲无缘学堂，好学的她在学堂外面听书，学会三字经、百家姓等。母亲心灵手巧，纺纱织布，绣花裁剪，针线女红样样在行，远近闻名。她常熬夜为人赶制嫁衣。她未成年父亲过世，便随兄嫂生活，并由长兄做主与我父亲定亲。七七事变，她随兄嫂逃难到湖南长沙，进纱厂当女工。后来长沙遭遇轰炸，国土沦陷，嫂子死于长沙，她又跟兄长带着侄子女回到家乡。

1941年祖父身边无子女，我大姐已出嫁，叔叔、二姑和小姑1938年端午节与同族兄妹共16人长途跋涉去了武汉保育院，后辗转入川。我父亲从芜湖职业学校报考了黄埔军校，是16期毕业生，在傅作义部任连长，参加绥远抗战。祖父与我大舅商定接母亲过门，照应家庭。于是在那战乱的年代，举办了新郎缺席的特殊婚礼，她由父亲的亲家姐陪着拜堂成亲。往事不堪回首，1949年姐姐4岁、我刚1岁、父亲牺牲。寡居的母亲带着我俩回到寿县城，县城刚解放，百废待兴。母亲靠抚恤金和做临时工抚育我们。1953年她进厂，姐姐读小学，母亲送我进幼儿园。小时候，母亲给我们讲“孔融让梨”的故事，我和姐姐吃东西总是互相谦让。母亲效仿孟母择邻，我家从南街搬到东街。又从东街搬到北街居住。这里离县城最好的小学、中学很近，而她上班要多走半小时的路。

最难忘我4岁时，出麻疹疹百日咳，后转肺炎，一个月里天天发烧，高烧到40℃。母亲一天两次背我到县医院打青、链霉素，屁股上扎满了针眼，护士都无处下针了，我瘦得皮包骨，站也站不稳。旁边人摇头说：“这孩子没法治了，扔掉算了。”母亲听说淮南矿工医院肺科有专家门诊，连夜背我转到九龙岗矿工医院……为了给我看病，她四处借钱，想法为我增加营养。

我只见过照片上的父亲。坚毅刚强的母亲挑起为父又为母的两副重担。入学后，她给我们订少年文艺，买课外读物。凡学校组织的活动，她都支持我们参加。在记忆中我们从来没有挨过打骂，母亲对我们的教育总是润物无声。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学校停课，大学停招，已通过高中毕业考试的姐姐却止步高考。母亲积郁积劳成疾患上绝症。我陪母亲到北京日坛医院住院，去省城找中医专家调治……1969年底全省第一批招工，经生产队、大队、公社层层推荐选拔，我成了公社第一个招工进厂的知青。我感谢大家给我的机会，辞别家乡亲人，到外地工作。

1970年6月15日母亲带着深深的遗憾和满腹心事与世长辞，母亲虽然离去，但她的精神、音容笑貌永远活在我的心底，思念绵绵无尽。

FANGQI

方奇

## 难忘恩师那段情

又值防汛抗旱时节，我情不自禁地想起家乡曾经遭受的那百年不遇的洪灾，想起因为洪灾而引发的那段人间真情。

那是1991年夏天，我的家乡——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大圩乡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洪灾。汹涌澎湃的水浪翻滚着向前推进，看到这一景象，当时还少不更事的我，在稍许兴奋之后，马上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父母都是农民，生活来源全靠田间地头的农作物，如今庄稼颗粒无收，怎么生活呀！

遭受灾害之后，相关部门很快送来各地捐赠的救济资金和物品，村里的干部隔几天就叫我们去领吃的、用的，还有棉被等物资，保障了基本生活。虽然有救助，但洪灾还是给家庭带来了诸多困难。要开学了，父母在为我凑足学费后，再也难以支付起一天一元的船票（学校离家约有8公里，因受洪灾无法骑车上学，只能坐船到校）。父母每天愁眉苦脸，我更是心急如焚。

很快，学校的教导主任姜世年老师了解到我的困难后，决定将自己在校园内的宿舍让给我住，而他每天骑车回家。姜主任从不在我面前说骑车辛苦之类的话，只是常常提醒我：“方奇啊，上学很辛苦，你更要努力啊。”在他的勉励下，不论天气有多寒冷，我每天早早起床学习，经常是背完书后，窗外的天色刚蒙蒙亮。在老师的鼓励下，我在第一学期取得了全年第2名的成绩，并拿到“三好学生”的奖状。班主任老师又通知去领奖学金，老师们还送给我一床棉被。后来才得知，当时姜主任把房间让给我住，自己还一直交着房租，而且学校当时也没有奖学金，我所领的钱和棉被都是老师们捐的……

青葱岁月悄然逝去，我也进入区民政局工作，那些可敬的老师们也大多离开了学校，但心中对他们的那份敬重、眷恋之情就像美酒一般，越久越醇厚。他们的师德激励着我认真做事，正直做人，尽全力在民政岗位上做一个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的人。

FENGQINGYANG

风清扬

## 垂钓

汽车在蜿蜒如蛇的乡村路上疾驰。

终于又来到了渔塘，这是一个可以让人心静得什么都不想的地方。渔塘很大，四面种满了玉米，把渔塘围得密密的，更显得渔塘的幽静。玉米地里还种着结得满满的豆秧，塘主散养的鸡则在豆秧中嬉戏追逐着，不时发出咯咯的闹声，却浑不知中午便可能会成为盘中美食。选择塘的南岸一处较平坦的地方坐下。支起伞，拴好线，挂好饵，打好窝子，刷的一声把渔线用力甩向水面，然后把渔杆放在架杆上扣好，端起茶杯，深深品一口上午就泡好的铁观音，一缕清香随着浑身的惬意从头到脚舒展开来。

这一会没有风，池塘的水面平静得像个镜子，倒映着的秋庄，飘浮的白云，城里难得一见的蓝得有些不真实的天，在水面映着。远处隔着玉米地和稀疏的杨树传来汽车声音，提醒着远处还有尘世的喧嚣外，此时时间像是凝固了。池塘深处，偶尔翻起一处水花，表明水下应是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浮标一丝动的意思都没有，水下的似乎在和水上的比意志，又像是两个斗气的孩子，看看谁能坚持到最后。

浮标轻轻地动了一下，像是在不经意间被风吹到的一样，然后又沉寂下来，没隔几秒浮标像突然哆嗦一下，先向上浮起一颗，然后倏地没入水中，我在心中轻轻呼了一声，来了。然后一把甩起了杆子。只觉得竿头一沉，竿子立刻弯过来，平时看上去硬梆梆的手杆此时竟像一根折起的竹子，瞬间绷紧的鱼线，划过空气发出刷刷的哨音。是一条大鱼，应该是一条草鲩吧。

钓鱼最紧张最快乐的时候莫过于遛鱼了。用力举着弯成一张弓一样的鱼杆，感受着从杆上传来柔软而又坚韧的拉力，由着鱼冲撞的方向，顺着手里的杆子，凭着忽紧忽松的感觉，调整着杆子的角度。开始

时鱼是惊慌失措的，东一头西一头地莽撞着，鱼线也深深地沉入水中，然而过了五六分钟以后，鱼的力气便逐渐小了，在声速调头时，便会甩出水花，在水面弄出哗啦的响声，然后再急沉入水下。又过了五六分钟，手杆上传来的力道渐渐的小了，掌握了主动权以后，则可以改变鱼的方向了，领着鱼顺着塘边来回遛个五六分钟，这时该是鱼现身的时候了，利用惯性用力向上提一点，把鱼头露出水面，呛它几口水，然绝不可掉以轻心。果然，鱼一露出头，见到人影，一受惊吓，又猛地掉头向下，竿头又是一沉，仿佛要把线挣断一样。再呛几口水以后，鱼已是强弩之末了。

没多会，一辆小车便翩然而至，该开饭了。朋友从刘老二烧鸡店带来的土麻鸡，卤干和鸡杂，切得薄薄的猪头肉，凉拌的黄瓜和花生米，居然还带了一瓶野山椒，一箱啤酒，主食拎一大袋馒头。钓友们纷纷收起家伙，围拢过来。

直奔塘主小屋，在床下翻出几个土豆和土鸡蛋，早有人从塘边菜地里摘来了朝天椒，大葱，在家虽然不干活，但这大厨自然是落在我身上的。招呼着老兄老弟，涮锅洗菜整理餐具，剩下的事就看我表演。在钓友的怀疑声中，一盘刀功火功俱佳，色香味俱全，家常土豆丝很快上桌。

西红柿炒蛋就简单得多了。好在塘主的碗个头挺大，蛋打入碗，点上盐，用筷子顺时针打匀，锅里加入色拉油待七成热，放入葱花后，炒至上浆，盛碗待用。再用稍许油将切成块的西红柿炒至九成熟，入盐，待汁快干时加入鸡蛋，稍翻身装盘。要记住凡炒有鸡蛋的菜一般都不要加味精，否则改味。

手艺自己夸的不算，底朝天的盘子，最有说服力。转眼一箱啤酒已告罄，大家都都醺醺然有醉意了。

HUANGJIASHUANG

黄家双

## 那年那月那个字

30多年前，我正在家乡读小学。五六间茅屋在一个土坝上一字排开，几拢竹子青青葱葱。十几排石桌摆放在每一间土屋里，凳子是一些粗糙木头做成的，坐在上面，小屁股被硌得生疼。大家穿的也是那种粗糙的土布，清一色都挂着许多补丁。

我们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们在为我们缴纳二三元一学期的学费后，同时将一个割猪草的背篓或一份并不轻松的农活交给我们。但他们都很尊重老师，我们常常看见我们的父亲们在小路上恭敬地为老师裹上一根粗黑的叶子烟，然后双手为老师点燃，说：我那狗娃儿在学校不听话，您就给我打。当然，老师是不会打我们的。打我们的仍然是鼓着牛眼睛的父亲们。他们一边向我们的屁股上抽着黄荆条子，一边恶狠狠地吼：“不好好读书，就回来给老子担粪上山！”

那时候，我们在作文里写道：为将来改变家乡的贫困面貌而努力学习。口气很大，但错别字连篇。

那天，老师请村支书来为我们做毕业总结。四十多岁的支书挽着裤腿，一脚稀泥。他披着一件衣服，站在石桌讲台边，现在想起来，他似乎什么没讲，包括当时必须讲的大话套话神话，也没讲他平时爱讲的笑话。他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了很大一堆笔划，像一个什么字，笔划之多，几乎占了半个黑板。写完以后，他笑眯眯地望着我们，我们也只是傻乎乎地望着他。他问：有哪个认识这个字？下面就有人惊呼：这是一个字？当然都不认识。

他又问：你们哪个知道贼的写法？就有聪明的直指那堆笔划。支书发出嘻嘻的笑声：你们能照着写像不？大家就一笔一画照着摹写。这个字是如此庞大，像道家咒符中的形象，又像什么人苦心经营的一个战场，细细研索，才发现形中有象，字中藏字。有同学在字里发现了“月”、“苦”等字，又有人发现了“金”、“水”等，有人发现了“贝”、“才”等。

支书静静地解释说：这个字里头藏有四句话——月下苦行人，灯中度光阴，金木水火土，尽为才与财。

我们瞪大了眼睛，竖起了耳朵。支书说，这个字讲的是“偷”的意思，我怕你们不用心读书，什么本事都没有，将来成一个贼。应该说，在那个年代里，是对青少年的“毒害”。但是，却将我们这群乡下娃儿震动了，准确地说，点燃了我们求学上进的热情和野心。

我们都认为，这个贼字和这个字蕴含的道理，其实早已写进了我们的人生词典中。

## 往事悠悠征稿啦

沧海桑田，岁月更替。总有一件事，让您至今难忘；总有一件事您亲身经历，一直有述说的冲动；或者，会有一件事，改变了您的命运……本版专门为有故事的您开辟，欢迎赐稿！版面有限，请您尽量将字数控制在800以内。电子邮箱为：478702039@qq.com，有稿费哟！